



无形的巨大力量

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



战士丛书

目 录

- 論战斗作风 林 彪 (1)
- “夜老虎团” 程世才 (6)
- 猛炸坦克 集 成 (13)
- 向我开炮 孙紹鈞 (23)
- 海边青松 盧如春等 (31)

論 战 斗 作 風

林 彪

作風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，但却是客觀上存在的。可以說每個部隊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作風。疲疲沓沓也是作風，雷厲風行也是作風；打起仗來怕痒怕痛也是作風，打起仗來不怕走路不怕傷亡能強攻能死守也是作風。哪個部隊作風好，新成分進去亦能變好。哪個部隊作風不好，老成分進去亦能變壞。有了好的作風不下命令不臨時督促事情都能搞得很好，沒有好的作風下了命令又加臨時督促也搞不好。所以作風是無形的巨大力量，他能幫助我們下命令，幫助我們指揮，或者妨礙我們執行命令，阻礙我們的指揮。

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作風呢？

戰鬥積極性很高、很勇敢、很頑強、動作迅速、能吃苦、嚴格執行命令、積極的機斷專行、自動的協同動作。必須使我們部隊具備這樣一種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。

戰鬥積極性表現于：總想打仗，有命令打，只要對全局有益無害無命令也打，只要有機會就打，打沒有命令的勝仗。這種作風，在江西時很普遍，部隊只要稍休息几

天，下面就叫喊起來，要打仗。至于上級不准打，那是因為上級是從整個情況出發的，但是底下必須具有什麼時候都想打仗的情緒。蘇聯的戰鬥條令中，就指出部隊要好戰，他說：“經常渴望與敵交戰的精神，應成為每個戰鬥員及指揮員行動的基礎”。想打仗而不是想休息，見了打仗一往直前，而不是開小差，命令規定的戰鬥任務堅決完成，命令中沒有規定的有利機會，也不放棄。這種好打仗的作風，不會因為得到小的勝利而滿足，不會因為受了些挫折而泄氣。軍事上是許可打敗仗的，首先應當在思想上下怕打敗仗。敗仗有兩種，一種因消極性而失掉勝利，一種因積極性而受挫折。如系前者，則為作風上的毛病，很不好，應受責備。如系後者，雖然戰術指導上有毛病，可糾正，但是部隊的品質是好的。

勇敢性：進攻敵人時不怕傷亡，前仆後繼。進攻就是前仆後繼，前面倒下來後面上，不因敵人炮火猛烈而停止，前面倒下是必然的，後面跟上是必須的。只有不怕傷亡，才能減少傷亡，只有不怕傷亡，才能縮短敵人的射擊時間。因此，前仆後繼的現象是正常的、必然的現象，思想上必須作前仆後繼的準備。光榮的部隊是刺刀上見過紅的部隊，這一手是最勇的，只有刺刀上殺出威風來的部隊，才是厲害的隊伍。人類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就有戰爭，過去幾千年的戰爭，都是拿刀對殺，是肉搏戰。歷史上一個階級打倒另一個階級，奴隸社會的瓦解，封建社會的出現與瓦解，以及一個王朝的打倒另一個王朝，都是用刀殺

出来的。所以我們要相信，只有敢于拚刺刀的队伍，才是厉害的队伍，才是大学生，才是高級的队伍。部队政治質量与軍事質量的标帜是拚刺刀，部队勇敢的标帜是刺刀見紅。其实越是勇猛的队伍，伤亡才越小。

在防御中应表現頑强性，要使敌人无论怎样攻也不动，要使敌人在我們工事面前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不是稍抵抗一下就算，而是要使敌人不知多少死在我們的陣地前，要使我們的陣地挨得起敌人成千成万的炮弹。那时候，我們一师人就可抵上敌人几个师用。

迅速：动作很快，說出發，就能出發，行軍不掉队，精神抖擻地向前赶，遇到敌人动作迅速，一下子就占領陣地或村庄。迅速从两方面搞成的：一方面是平常的鍛煉与教育，另一方面是靠我們的指揮員組織得好。如果我們指揮員的組織工作是零亂的，拿了这样，忘了那样，鑼齐鼓不齐，例如部队走得很快赶到了城子街，但是炮火忘在后面，或者例如走錯了路，忘掉了吃飯等等，那就无法使行动迅速。所以負責的指揮員应多准备几着，一着完了赶快接上另一着。迅速不仅是决定于两条腿，很大的因素，还决定于組織的人。

吃苦：大兵团作战不比游击队，要准备吃苦。很多人挤在一塊，房子缺乏，粮草不够，必須准备忍受困难。一方面应想办法，减少困难，但克服是有一定限度的，故另一方面，必須忍耐，忍耐就是克服。有时在战斗中，敌人已被打垮了，由于前进与攻击，我們的队伍已很疲劳，但

是如果不能忍耐一下，不能跟踪追击，那么敌人就跑掉了，这种关头，忍一下苦是非常重要的。过去红军过泸定桥，一天一晚下着大雨在泥濘中走二百余里路，一面走路，一面睡觉，一面作梦，要桥不要命，结果渡过了金沙江。要知道敌人虽然先走了几个钟头，但是可以追上的，因为有很多偶然机会，如敌人要吃饭、住下、休息等，这样我们可以追上。敌人越多越好追，追击的时候不要失望。累是累不死很多人的，要舍得追。

严格执行命令：大兵团作战中各部的行动，是有统一规定的。大部队的行动不能出岔子，否则往往不能同时进入战斗，故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定要执行命令。比如包围敌人，你迟到了，敌人就跑了。大部队没有这一条，要犯原则的错误。

积极的机断专行：在情况变化时，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。有些具体情况下，可以不照命令去做，如执行命令，反倒错了。所以根据情况新的变化机动处理是正确的。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机断专行是积极性的，而不是消极性的。在情况变化时虽然没有执行命令，但却是服从于上级总的意图的。这种意图就是增加胜利，减少失败，这是最高的原则。消极的机断专行表现于他不是从全局出发的，而是只从局部出发的乱断乱行。革命的军队应当发扬积极的机断专行，因为这是革命军队的特质，是人民起义军的特质。这与统治阶级军队的雇佣性完全不同的，统治阶级的军队是压迫人民的，是唯命是从的，是为了吃粮的。而我

們是人民的起義軍，是造反的隊伍，是為了反對舊的統治階級，是為了廣大人民的解放，而不是為了自己或哪一個，不是為了吃糧。我們的每一個勝利，都會直接影響到人民的吃飯住房種地，我們的每一個勝利都與人民利益直接聯繫着。我們自己吃得壞些穿得壞些是沒有關係的，我們的生命，只是滄海一粟，無數萬人民的生命，他們後代的生命，才是寶貴的。所以，我們對鬥爭，應當很積極的，上面看到的事，我們干，上面沒有看到的，當干時我們也干。這是我們革命軍應有的特有的品質，而國民黨反革命隊伍，是被階級性所規定不可能有這一條的。

自動的協同動作：如十六師在打仗，別的部隊看到他要援助，就應自動援助他。部隊在失掉掌握時，就應向有槍炮聲的方向去，槍炮聲就是命令，向有槍炮聲的方向去，就是原則。部隊中其他方面的協同很多，如宿營地的調劑等。總之這種彼此協同，要能在整個行動失掉統一指揮時，底下還能弄好。

（摘自1947年4月19日在東北部隊師以上幹部會議上的結論，題是編者加的。）

“夜老虎”团

程世才

1933年冬季，在川北数百里的战场上，红四方面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策动的六路军，浴血苦战了八个月之久。战斗胜利结束之后，总部嘉奖了许多战功卓越的团队。我们八十八师二六五团曾荣获了一面上写“夜老虎”三个大字的奖旗。从此，“夜老虎”团的名声就在全军传开了。

初 震 威 名

要谈“夜老虎”团的战功，首先应该说它的来由。

当时，我们八十八师在老观场一带担负箝制任务。敌人的兵力比我多数倍，装备又比我们好。我军要战胜敌人，常常采取夜战。可是夜战是有很多困难的，如夜间战术动作和部队的运动、夜间的联络以及混战中如何分辨敌我的问题，都要设法解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二六五团便抽出一部分部队，专门训练夜战。

开始先练习夜行军、爬悬崖。战士们出发之前，个个换上轻便的软底布鞋，带上全副武装，大跳而特跳。如果发现谁有响声，即让他重新着装，一切收拾俐索了，才摸着黑悄悄地行动。同时，并规定了夜行军的纪律：跌倒不

叫，滾到沟里不嚷，当然，更不准抽烟和說話。我們的战士是很喜欢學習夜战的，时常選擇最坏的天气、最难走的道路，一次再次地去練習。在一次夜行軍之后，往往有很多人摔伤腿，碰破臉，一个个弄得象泥猴似的。可是我們听到的报告都是这样：这个班几分鐘爬上多高的悬崖；那个班几分鐘搭起人梯；或者說行动起来一点响声都沒有……

經過多天的訓練之后，部队的夜行軍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，有天夜晚，听說有一个連要出發，我特地带了一个通信員，藏在他們要經過的路旁，观察动静。那天晚上实在黑得不行，对面看不見人。我們等了很久，既不見人，也听不見任何动静。忽然从面前一百多米处出現了一点象螢火似的亮光——这是联络信号。原来他們已經从我的面前过去了。那种信号是战士们为了夜間相互联络創造的。在一节竹筒里插一根粗香，筒口朝后，这样只有后边的人才能看見那燃着的香头。

为了避免在夜战中發生誤会，战士们除用白毛巾綁在臂上外，还創造了一种联络哨，这种哨子是用竹子做的，吹起来很响，声音尖細，即使在槍炮声中也能听得見。

战士们掌握了夜行軍、登悬崖、搭人梯等技术后，又根据敌人的部署，設假設敌，进行夜襲“战斗”。經過比技术（行軍、爬崖）、評身体（体力、視力）之后，便选拔出一些最优秀的战士，組成“夜老虎”队去襲击敌人。当时，部队的生活苦，营养缺乏，生病、患夜盲症的人比

較多。有些战士被評比下去以后，三番五次地跑到連部里去請求，都把当述为“夜老虎”作为最大的光荣，連長、指導員要說很多話，才能把他們劝回去。

“夜老虎”队出动了幾次，收获很大。每战必勝，伤亡小，省子彈、繳获多。这样，更加鼓舞了战士们的情緒。但有一件事战士们不高兴，那就是俘虏到手的敌人，常常会半路跑掉，原因是四川的山多路难走，有些俘虏兵最初因不了解紅軍的政策，被“夜老虎”抓住之后，走到崎嶇的路上，不是跳沟，就是滾崖，加上到处是密林，一跑就捉不回来了。后来，战士们又想了办法，每人腰間带一条麻绳，混战中抓一个綁一个，最后拴成一串往回带。但是，紅軍的紀律是不允許捆绑俘虏的，战士们到解绳子的時候，又不得不向俘虏兵道歉解釋：“委屈你啦！实在对不起！”“我們紅軍是不捆人的，怕你們再跑回去替反革命当炮灰！”后来，敌人对我軍的政策了解了，因此被抓之后，有些馬上声明說：“我决不逃跑！”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夜老虎”队的麻绳就漸漸用不着了。

夜 战 登 龙 坪

达县战斗结束后，我軍逐漸收縮陣地，誘敌深入。二六五团奉命在登龙坪一綫担任防御。一天刘湘部的一个旅，在飞机、大炮的掩护下，向二六五团發起攻击。战斗从早晨六点打到下午三点。我軍陣地上的山石粉碎，工事坍塌，但是战士们坚守住主要的陣地，寸步不讓。黄昏，

敌人暂时收了兵，在对面的山上构筑工事。显然，他们估计到，天黑以后我军定要反击，夺回失去的部分阵地。但是，敌人的估计往往是错的，他们惊慌地等了半夜，没见我军出击。据后来俘虏说，这时敌人的旅长驕横地说：“想必是共军白天伤亡太大，无力反击了。”就安心睡觉去了。

午夜一点多鐘，正当敌人熟睡的时候，在他们縱深十里处，突然响起了槍声。原来，我們的二六五团鑽到敌人肚子里去了。战士們在团长鄒斗明和政委黃英祥的率領下，在敌人縱深發起了攻击。敌人预备队的一个团，沒来得及展开，即被消灭了。我正面和敌人对峙的部队，聞听槍声，按事先的部署，从正面展开猛攻。敌人正面陣地上的两个团，由于腹背受敌，东窜西逃，无力应战。在混乱的敌群中，到处是臂系白毛巾的“夜老虎”，到处响着尖利的竹哨声。天不亮，敌人的一个旅全垮了，除一部分逃跑外，大部被歼。敌人的旅长也做了“夜老虎”的刀下鬼。

战后，我在一个連队里檢驗，發現有80%的战刀都染有敌人的血迹。許多战士的刺刀弯了，鬼头刀卷了刃。夜战的激烈，紅軍战士的英勇，由此可以想見。

登龙坪一战，“夜老虎”声威远震，使得敌人心惊胆战。之后，每天战斗到下午三时左右，敌人就馬上收兵改变部署，以防我军夜襲。可是，往往在敌人最緊張的时候，我們的“夜老虎”都在睡大觉。敌人无法摸透“夜老

虎”的行动規律。敌人常常是徹夜不眠，有一次竟恐慌地自己打起来。真到了風声鶴唳（1），草木皆兵①的程度。

奇襲毛垵場

1934年春，刘湘的嫡系郝耀廷旅及另两个附屬团，到达了毛垵場一带。他們在群山中构筑工事，修了木城、盖沟，准备歇兵过旧历年。

徐向前总指揮認为战机已到，决定趁此机会，發起局部的反攻。并指定我們师担負突击。由于敌人的兵力强大，工事坚强，我軍白天进攻，必然伤亡很大，故决定夜襲。先头的突破任务，又交給了富有夜战經驗的二六五团。

我軍的攻击点，先定在毛垵場以西陆米岩左侧。这儿是敌人的一个团，其东南有一个团的預备队，再后就是郝耀廷的总指揮部。我們师从这里猛插进去，一則打乱了敌人的部署，直接威胁着敌人的指揮部，二則便于我后續部

注：① 風声鶴唳、草木皆兵：故事出于历史上的淝水之战（唳是仙鶴的叫声）。我国东晋时代（距今約一千五百多年以前），北方秦国的国王苻坚，發动八十万大軍侵略东晋。晋朝大将謝玄、謝玄率領兵八万前去抵抗。晋軍首战告捷。苻坚站在寿阳（现安徽寿县）城上，远远看見八公山上的许多草和树木，竟以为都是晋兵，胆怯地对站在他旁边的弟弟苻融說：“这是强有力的敌人呵！怎么能說晋兵少呢？”后来謝玄在淝水又把苻坚打得大败。淹死的秦軍把淝水都塞断了。苻融陣亡；苻坚也中箭带伤死部逃跑，一路上听见颯风和仙鶴叫的声音，都以为是晋兵追来了。从此以后，人們就根据这个故事里的情节，引伸成“風声鶴唳”或“草木皆兵”这句话，或把两句話连起来，用以形容对敌人的惊恐和疑惧。

队展开攻击。

除夕前几天，在一个微風細雨的夜里，二六五团的战士们們都换上軟底鞋，用繩子綁上馬嘴，棉花包上馬蹄，人不作声，馬不嘶鳴，悄悄地向敌人縱深摸去。战士们們的夜服打湿了，臉被荆棘划破了，手被石笋刺伤了，甚至有的滾到山沟里去，这一切，都不会引起呼叫，討厭的是，敌人盲目的打炮，放槍，有些战士中了流彈。但是，輕伤的同志不声不响，一面包扎伤口，一面前进；重伤的臥在路旁，連哼都不哼一声。

二六五团摸到陆米山下，山上的敌人还不知不觉。部队立刻分成两路登山。虽然山崖陡峭，石壁难登，但却挡不住久經訓練的“夜老虎”。突击組豎木梯，搭人梯爬上去以后，即擲下繩索，下面的部队拉繩而上。当战士们們用手鋸鋸木栏栅的时候，敌人的哨兵才發覺，但是已經晚了。我軍一涌而上，趁敌人兵力沒有展开，不顧一切向縱深猛插。一陣激战，消灭了敌人两个多营。当敌人兵力展开时，我师二六三、二六八团赶到投入了战斗。經過一陣猛扑横扫，敌人一个团的預备队又垮了，敌指揮部也被搗毀，郝耀廷被击斃，敌人毛填場全綫呼应不灵。我軍乘胜急速向东扩展，占領了毛填場以东十里的一座高山。这时天剛放亮，透过黎明的薄霧，我从望遠鏡里看到山下人海蠕動，这是敌人两个团的增援部队，企圖占据我們已經占了的。愚蠢的敌人，把我們当成了自己的人，一面往山上爬，一面呼叫着：“不要誤会，不要誤会！”我們立刻

派两支部队分路迂迴下去。当敌人发觉之后，我軍三路出击，把两个团的敌人包圍在山谷中。敌人立刻混成一团，前拥后挤，一群群挤下悬崖，有的跌死，有的挂在山澗大树上，惊呼救命。

毛垠場一仗，我們歼灭了敌人的一个旅部四个团，击潰了三个团。繳获的武器、彈藥物資很多，其中仅敌人准备过年的腊肉，就有三万多斤。另外，还有敌人軍需部从大城市掠夺来的大批貨物，象絲光袜子、棕欖香皂、香烟、糖果等等。据一位被俘的軍需官說，他們准备过年發餉之际，把这些东西卖给士兵，想从中發一笔横財，不想也都“慰劳”了紅軍。我軍的战士，用名牌棕欖香皂洗淨了身上的火藥味，嘴叨香烟，口嚼腊肉，眉开眼笑地欢度了春节。

猛炸坦克

集 成

1951年1月3日，志願軍突破三八綫的第三天，部隊占領了高陽。美國侵略軍退却時，照舊在頭里逃跑，拿英國軍隊給它墊腳，命令英二十九旅“來復槍團”及“皇家第八輕騎隊”——坦克營——各一部在議政府一綫掩護撤退。拂曉，志願軍击潰仙游里的侵略英軍，攻占了公路右側的老虎山。這樣既可拊漢城美軍側背，又切斷了英軍退路，把議政府一帶的英軍都兜入網內。白天，英軍連續冲擊六次，妄圖奪路逃跑，猛烈的炮火震撼山峰；扼守老虎山的志願軍，却象張起了鐵網一般，迎頭拦擊敵人。夜晚，敵人三十一輛重坦克和一輛裝甲指揮車，順着公路闖進佛彌地一帶志願軍的埋伏圈，霎時間火光冲天，公路兩邊展開了反坦克大戰，爆炸手們一個個生龍活虎，用手榴彈、炸藥、爆破筒猛炸坦克，戰鬥僅僅一個多小時，就把這支“輕騎隊”一舉歼滅。

在這場激烈的反坦克大戰中，出現了很多大胆勇猛、奮不顧身的爆炸手，李光祿就是其中的一個，下面是他連炸三輛坦克的故事。

这是一个混乱的夜晚。

敌人炮弹沉闷的出口声，在西北方的丛山里咚咚地响着，爆炸开的炮弹片劈劈拍拍地在松林里乱飞。敌机在山坡上飞过，照明弹凌乱地挂在天空。而且隐隐约约传来沉重的马达声，震得雪地微微打颤。“坦克！”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步子，飞速前进。

这时，营长下了命令：“把爆炸手集合在一起，准备打坦克！”李光祿和其余的爆炸手们很快闪出行列，扛着炸药走到队伍前面。

踏着积雪，翻越山岭，部队来到营长指定的地点隐蔽。听不见一句说话声，也听不见皮鞋踏雪的吱吱声，只听见从远处传来愈来愈响的马达声和炮弹爆炸声。

李光祿，和另外两个爆炸手——杨厚昭、刘凤岐，被指定埋伏在公路右侧的沟渠里。他们相距都有十米远。李光祿的两个伙伴，伏在最前面，手端着爆破筒、炸药，趴在沟坎上，象钉住了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喂，喂喂！”李光祿压低了声音悄悄喊他们。

“什么事，副班长！”两个爆炸手先后应声回答。

“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“好了！”

“爆破筒盖扭开没有？”

“扭开了！”杨厚昭答道。

“炸药的导火索有多长？”

“十公分！”

“火呢？”

刘鳳岐在身上摸了一阵，着急地叫起来：

“报告副班长，火柴没有了！”

于是李光祿和刘鳳岐从棉大衣的衣角上扯出一团棉絮，到公路边被燃燒彈打着的草地上点着，又捂着火回到原来的地方。

大約又过了五分鐘，戰場上愈来愈緊張。

坦克一辆接着一辆拐过橢圓形的山坳。沉重的履帶，碾过冻硬的雪路，土地在隆隆声中顫动。曳光彈一串串漫空飞过，坦克的炮口噴着紅光，坦克的身軀在光亮中忽隱忽現，象一長串流动堡壘。

为首的一辆坦克，搖晃着黑黝黝的身軀，在平坦的公路上滚动，一串串紅火球噉啾地从头上飞过，公路上升起一团团烟塵。

楊厚昭跳出沟渠，猫着腰，紧抱着爆破筒，向坦克跑去，把一根長長的爆破筒塞进坦克蚕輪里。李光祿瞪大了眼睛望着，心里暗暗佩服楊厚昭动作敏捷，有一股猛勁。

突然那爆破筒咯咯响了两下，被甩下公路爆炸了。

“爆破筒沒有插穩！”李光祿觉得非常惋惜，两眼一直盯着坦克。

那坦克从楊厚昭身旁滾过，大搖大摆地在公路上爬着。刘鳳岐抱着炸藥，把棉絮上的火头吹旺，点着导火索，跑去把炸藥放在公路上。坦克隆隆駛过，炸藥在坦克后面五米的公路上爆炸，卷起一股烟柱。